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姜爾珠慈授　參閱

張洪陽文集

疏

　　　　　　　　　　　張位

史職疏　史職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名臣經世之蹟炳然後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

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　聖政記日曆諸書。謨烈孔彰。允爲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臣頃備員纂修。切見先朝政事。不過隟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脉絡。每每不相聯貫。致使　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燬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館職諸公

以無所記載爲舍宜者遠最有作述則館中今疾之不

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綴

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亡謂也

前安其官故非以功令得之擧有賢者亦不過從容待遷而已

況不值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徒日費大官供給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爲宜復久矣恭遇 聖曆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爲更張別創名秩第今見在諸臣日輪數人進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

習。凡一言一行。為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疏下六科者。亦據緣類。紀其節畧。藏之秘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儲講論獨直之選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　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切憂之。不特此一事為然。伏乞　勅下閣部會同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

此論甚見通曉

而國典備職業修人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疏上禮曹覆行事見張鳳盤集中

建輔城定兵制疏　建城制兵

奏為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皇圖事臣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蓋險不設則不可以守國尊嚴王畿則根本固而天下蒙安　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　九重居守三面鄰邊固與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　成祖

文皇帝三犂虜庭。兵力强盛。草創建設。以俟後人。念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東南之去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荆關路不三百里。朝衝隘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天下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隱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虜騎闖入邊關。徑至城下。輦轂萬姓。米爨所需。城門一閉。內困外阻。況今虜情叵測。倭防正殷。桑土綢繆。尤當亟慮。臣竊以為宜於

形勝遠近了然在目

近京周圍十里內外卜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以處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外患城門可開合無遵照

此言深于防守之計

祖宗五軍舊制即以三大營見操官兵為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萬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一視大營之制城內兼置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

監操督餉令熟兵事以備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軍耕種以優養贍四隅聯絡墩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戎馬險足以守兵足以防此誠國家強本之圖萬年不抜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二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為安我 太祖定鼎金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意江防遺意此疏得之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蓋兵弱則有耗費之患而兵強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牙爪自恃尾大不掉輕重倒持宜令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

壯勇千百名稍厚廩餼常置左右即以此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卑名分相維苦樂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揭挺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將有親兵足恃則大軍自然懾服）相矜分數既明多多益善此又為將領強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言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湊補或以召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巡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閱此制一定不惟

可壯。君重馭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譟呼之事矣。或謂營建多費。時詘舉贏。然久遠之圖。豈必旦夕之就。期以數歲。何患其遲。或謂守在四夷。在德非險。若爲堂奧之備。恐示張皇之形。徒襲常談。終誤大事。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藩籬。守門戶。而後室家即安。戒僮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之議。是即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爲一家謀。況以　天子之尊。可不爲　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

御覽伏乞　勅下該部及時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
舉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得旨京師根本之地添築四城深爲鞏衞至計該
部便看議來說

攻守要畧疏　寧夏攻守

臣竊見寧夏討叛一事初以招安而計畫多誤繼以
攻城而士卒受傷師久無功祇緣未得攻取良法故
耳夫攻城古無善策而況暴露炎暑之際仰面堅城
之前賊逸我勞賊狡我拙徒驅數萬人日就死地不

亦誠可哀憐矣乎。臣前遣魏總督及巡撫諸邊臣書極言冒暑攻堅兵法所忌。惟當分兵退虜。分兵圍城分兵護糧。分兵巡堡不當攻城惟當困城定時而迭（城固不可攻當斷其外援絕其糧餉之路）擾之署部而專責之。務令我兵常得休息。彼賊日夜應接不遑。不出十日。必將內亂。乘其倦怠。賈勇先登。未有久而不破者也。臣又惟叛賊之所恃者惟虜故（二事拈出清明）討賊必以退虜為先我兵之所恃者惟糧故進兵必以護糧為亟今將士咸聚攻城而莫肯別調者。則以封拜重賞歆動其心。功在他人。必爭必忌。各懷一意

終難齊心。且禦敵圍城有難有易自求便利。人之常情竊以爲莫若重中軍令定更番之計。遂報効之情一月爲期而將迭換若成功時。退虜護粮查照功次一體優叙雖無封拜之錫亦厚茂賞之恩。庶幾勸勵均而衆志定亦或一策也轄臣趙志皐與臣在閣相與殫心竭力每日商量調度東西邊事凡選將徵兵儲粮運餉及一切條陳章奏種種要務俱定議與該部施行無容煩瀆臣於辦理公務之暇簡尋故牒及參以目所訪聞遂掇拾編次爲戎器要畧八事攻城

要畧二十事謹開列於後進呈御覽雖未關軍旅之事亦聊竭圖報之心倘蒙皇上俯納芻蕘勅下兵部行與寧夏邊臣酌議施行或以安邊討賊未必無補萬一矣古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臣竊慕之此外足兵足食安邊要法尚容思竭一得之愚務令胡塵不驚四塞寧靖臣之願也

議邊備疏 禦虜防倭

竊惟軍旅之事其變不可先圖其謀則當預定謀必先定而後擔當者有所恃而不搖變無中制而後決

勝者無所恃而自畏。自古國有大事。必先定謀。若謀不預定。而泛泛為之。則聽言行事。何所適從。盈庭為政。而耳目心志惶亂矣。又況邊疆重務。可嘗試而漫為之哉。愚見以為今日西事。只宜緩圖。不宜急攻。東事祗當近防。不當遠出。此其定謀之大槩也。今聞倭勢甚兇。海防宜備。請以邊防及海防分為四鎮。如東則薊遼保昌為一鎮。專以防虜。山海至登萊為一鎮專以防倭。西則宣大山西一鎮。陝西延寧甘固一鎮此則以戰為守有先人奪如故。四鎮除戍卒照舊外。各練精兵三萬。每營三千

人車三百輛每鎮各聯列十營擇謀臣猛將統之禦（以人之心故雖少而足用）虜防倭不啻足矣四鎮計兵十二萬半騎半步總用馬六萬匹即以省軍之餘寓裕餉之策又以省馬之費裕足軍之需即厚給優養還省邊費大半足食足兵不必他求矣再如前所建自京師四面增設輔城四座墩四十座除京營外各練精兵三千亦半騎半步倘信其言而實行之金甌磐石不啻固矣此外若開荒地而聯保甲廣積粟而練民兵富強之策莫善於此至於輕車當置器械當備召募宜速訓練宜精

主張宜定。信任宜專。議論宜省。怠緩宜懲。皆切要也。

若西事。分兵禦虜。分兵困城。分兵護粮。分兵巡壁。以蕭李二將。各掌主客二兵。盡地圍城。以麻董二將。各統本鎮之兵。盡地防虜。多備粮餉。爲持久計。賊困日久。必將突逃。或設伏而擒之。或多方以購之。西方之所當定者止此矣。若東事。當設總督重臣。北自山海。南至山東地方。撫臣以下。俱聽節制。濟寧以北。漕河以東。悉屬統轄。仍設總兵一員。駐扎適中處所。偏裨將領。分守海口。一如邊口規模。即以順天巡按御史

兼巡視之事。急宜査視海口要害。聯墩犄角。多爲溝澗之險。多備火藥之器。分兵晝地。多方備之。南方海船搖蕩。北人眩暓難堪。有船無人。空費可惜。止宜多造漁船。幷募漁戶。無事時聽其生理。有事時資其哨探。凡邊村堡人稠。則教以團練鄉兵。人自爲守。堅壁清野。毋資盜糧。再行朝鮮。謀舉義兵。四起救攻擊之法。助以火藥之具。待至鴨綠江邊。彼我前後夾攻。東方之所當定者止此矣。夫變未形而預言之。每忽而不從。變既至而方圖之。徒悔而無及。如信其言而行

焉斯國家之福務堯之願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而行人各有見不必爲同人各爲圖亦不必爲異總在 聖明爲 社稷自斷而已時哉機不可失臣愚不勝惓惓

經理朝鮮疏 經理朝鮮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 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以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絕於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當出而用兵方畧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 國家之力專于一隅、脫四夷內外、或有蠢然而起、又何以應之、前者屢奉 聖旨、勅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爲屬國防禦之理、 聖慮至深矣、今朝鮮既不自强、而必恃我以爲强、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將後謀之益狡、此非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

進止緩急尚爲濶畧或欲搗釜山據全愛守鳥嶺恐有輕進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奠恐有隔遠遲誤之患臣等以爲兵欲爭利當爲自固之謀先宜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決能制勝守則必其無虞我欲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於人而止如此始爲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鎭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鳥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

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決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爲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

余意方今鮮折而偏奴非其本心中國雖兵力

人欲以功名自見于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爲之長師

不足宜暴有十失志之人設以朝命使之就用鮮人又非奴爲上策也

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敎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畜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

後公極留意於東事此因循引失人以致

以資軍興。一年之後本地之錢粟可以爲餉本地之

得罪去留然其論東事不可廢也

士民可以為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而本地之物力歲饒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於　朝廷直待夷氛悉淨然後議撤如此則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烏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必且景附響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於一倭所為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難而人馬敝彼為主我為客故也今倭屯釜山者數年且耕且輸已握勝算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之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

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償因粮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於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倭有屯蓄吾亦有屯蓄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益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益已不為退計矣況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於我間手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

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日逼月削而處之。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若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但忿倭之不恭。動以滅此朝食爲言。徒求快心。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于旦夕之間。而以經畫長久爲計。島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島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儻朝

若于茅畫之言

鮮人不爲吾使。朝鮮財不爲吾用。又須更奏別議。勿悞大事。庶幾奏全勝之功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且令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以通朝鮮之黃城島。涉釜山而歸對馬。此爲長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無嶼棲泊之所。且船各有宜。宜于南者。不宜于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經萬里之遠。大是危事。不若從內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

便安穩之計登萊舟雖不能猝辦從今議造亦未為晚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盡市井之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强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為制

用南人之長兼北人之力則兵精矣

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為招南兵不如求南將教練甚易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師伐魏則屯渭濵羊祜圖吳則襄

陽壑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兵。則當老成持重。長策而行之。今忠獻滿庭。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無可采。伏望　皇上勑下兵部。再加酌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條陳禦倭七事疏　　禦倭

昨接到總督尚書邢玠揭報。内稱朝鮮南原全州已失。倭勢甚大。該國官民紛紛逃散。漸遺空城。不惟不

助我兵、不供我食、且將倉糧燒毀、絕軍咽喉、反戈內向、蕭墻變起、數枝孤軍、禦倭且難、又禦朝鮮之賊、益難、臣見此言、不勝駭嘆、看此景象、不但朝鮮難以保守、恐強倭乘此西犯、不數日可至天津、在我備禦之策、尚可泄泄而不為亟圖乎、除用人選將聽該部公舉外、據臣愚見、謹將目下當行要緊事件、例開進呈

御覽、夫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未蓄、備而待用、猶患其遲、用而無備、後悔何及、伏乞 聖明採擇、亟

敕該部、作速議行、 國家不勝幸甚、

一面門戶。今倭兵西向之處。天津一門戶。登萊二門戶。淮陽三門戶。南京四門戶。浙江五門戶。福建六門戶。廣東七門戶。皆當預爲防守者。前三門戶在北勢近。後四門戶在南勢遠。今倭兵傾國而來。其意在北。宜抽調在南四處之兵。前來應援。請於天津近便地方。特設海防巡撫一員。總兵一員。各給勑書。專治海上事務。續調水兵。俱屬管領。聽其相險分布。以備戰守。仍令山東保定巡撫協力防禦。毋分彼此。其天津登萊遼海兵道。皆屬統轄。濱海軍衛有司。及各官

（今日救己并救天）（津正爲要地）

兵俱聽調遣。俾其增設險隘。葺造墩營。繕治戰船。督護糧運。訓練土兵。安排火器。料理屯田。北援遼東。旅順南控登萊。淮揚。聲勢連絡。大振軍威。此第一首務也

一懸爵賞。令罷閑罪廢將士。豈無抱才自惜。思以功自贖者乎。士民之中。豈無天生英傑。扼腕自負。欲以建功名於世者乎。誠宜下令。有罷閑罪廢將士。能自率家丁出身赴敵者。但有功之日。一體陞賞。罷閑者用。有罪者貰。功高者一併優敘。儻能自備糧餉。不費

自率家丁其數不貲但云有功陞賞而已何足以爲鼓舞乎

國給更視差等加旌。又下令天下。不拘文武士商人等。如有能自出智力。潛詣日本。擒斬關酋者。許以封（此言大而不實）侯。能擒斬清正行長。及在倭有名頭目者。授以都督錦衣所等官。乞 勅該部。定爲賞格。頒示天下。將見海內豪傑。必有奮身報國者矣。

一詰戎器。倭之長技。惟刀與鳥銃二者。舊閙破倭利器。筤筅最善。次以鎗棍。前展大旗。亟宜多造教習。至若臣昔年爲西征事。所奏輕車皮牌紙甲床子弩千里城等器。已曾奉 旨行於京營九邊。必有知之。曾

經繕就者。宜查式給送。此外水陸火器等項。砲鎗弓箭。及部庫所收硝黃見貯若干。俱即查數應用。若有不足。急為儲峙。皆不可缺者也。

一備海船。所取南船。宜速令赴登萊天津二處候用。此蓋乃足濟實用

或縣外洋。或縣內河。各從其便。昨聞閩中海市商船。五六百金可買一隻。用六萬金。可買百隻。每船即募彼地慣熟操戰者百人。每人安家銀五兩。每千餘金。可得一船。為船百隻。可得萬人。併行粮等件。所費十五六萬足矣。即今閩中巡撫議處。所能辦也。

一重餉務。今督臣羽檄紛紛。惟以告餉爲急。若大軍齊集。師徒衆多。則其所需芻粮尤廣。此不可省之費。亦不易集之務也。乃今以部屬郎官任之。勢雖行於各省。意難達於部院。官卑力薄。掣肘奚勝。亟宜特設才望大臣一員專理邊海東征粮餉。多方講求足食之策。搬運之方。庶事權崇重。運量不難。此目前要緊一着也。

一調土兵。聞各處土官。素蓄土兵。願報効建功者亦多。宜下詔頒示。但有各處土官。情愿領兵征倭効用

者。今其自備衣甲盤費，俟到朝鮮之日，給以行糧，有能擒斬立功，日後優敘。各於祖職上不次加陞世襲，蓋調土兵，最為便利，前無募費，後易解散，誠宜取而用之。但貴賞格優而命令信矣。

一敘舊勞。前者平壤王京之捷，凡征用將帥，召募南兵，無非為國効死耳。奈何功久不叙，人心觖望，且疑上命不信。恐臨前轍，事雖已往，功係將來，宜令兵部將已前東征功次，悉依按臣查覆者，分別具奏陞賞，以示鼓舞，斯羣情思奮，後効可期。統乞聖明裁之。

揭帖

論東倭事情揭帖　禦倭三策

竊見　皇上軫念東征將吏爲國効勞、嚴旨催部、宣捷告　廟、大行陞賞、臣不勝歎羡、　朝廷之上、功罪明、賞罰信、俾捨身報國之士、不陷於忌功妒能之口、眞　至聖至明、一大作爲也、臣見前者、廷臣紛紛爭辯東倭封貢、蒙　旨一切停罷、衆皆坐視無言、兵部亦未見善後方畧、今倭使小西飛巳去、若倭奴忿其不遂、遲兵西向、則朝鮮東南之事、尚未息肩、豈可

因目前未來，遂僥倖無事，而晏然不為料理乎。夫謀不先定，則不可以應卒，事不預備，則不可以待敵，當無事而懈怠，遇有事而張惶，今日廷臣，習態如此，非一朝二夕之故矣。臣竊計馭倭有三策，一曰戰，二曰守，三曰市。請言三策之利害焉。夫言戰者，急着也。聞倭大兵已去。惟留清正行長二枝，尚在釜山，以待吏使回報消息，彼久戍思歸，人心多懈，倘以精兵三五萬，擇勇敢之將，徑趨釜山，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一鼓而殲諸海上，令其畏威，永不敢犯，此一策也。但連年

士馬凋殘。糧餉匱乏。若倭或無意西犯。我不自取挑釁。而多事乎。此戰之說。未必可遽行也。夫言守者。緩着也。自古中國未有為外國遠戍之理也。兵疲絕域餉苦遙輸。乃自耗耳。即甚富甚強。尚且不可。而況今日所處之難乎。只宜撤兵。近守鴨綠江界。積糧備器。選將練兵。若倭不來。可無慮矣。倭果再犯。朝鮮與國告急。則當命師捷伐。再為收復。然後專遣文武重臣。往鎮其國。而代之治。仍封朝鮮國王。食租稅如故。督其民以興農積餉。教其民以習戰戍守。更置其長吏。

而修明其約束。以朝鮮之民力。守朝鮮之土地。中國不利其一絲一粟。以示　天子無私。彼再詘於力。而不能支。有不願從者乎。然所以必爲此者何。蓋朝鮮南界爲我東海障蔽。倭奴據之。切近被災。此必不可不守者。此一策也。但恐朝鮮懷疑。事未遽就。代守日（但中國人領鮮者豈能愛惜鮮人而爲之生聚乎必且虐用其民役將生心設有他變可慮也）久或生他變。又或倭捨此南向。終涉無益。曷若仍令朝鮮自修之爲便乎。此徃守之說。又未必可行也。夫（此爲制倭一策但在臣不肯任此）言市者長算也。何也。馭夷之道在量夷之情。倭之求封者因何。豈圖空名哉。終而爲求貢也。其求貢者因

何豈眞犯中國哉不過利中國之貨物而有無相易也此其情也前見倭志所載彼地產金銀而不用金銀所少者中國絲綿器用諸物耳今閩越商船販海未嘗禁絕皆私行耳非 國家明與開市也何不因小西飛未到倭情未定時與之約曰汝人來貢不可爲也我船往市兼可受貢也於閩浙海上擇商人有身家者定其船隻定其人數定其貨物之等定其去來之期不許私帶禁貨不許私攜非人臨時司道郡縣親爲簡驗面看開洋及至回轉仍舊細查嚴爲禁

例犯者重治或遣一佐貳文職押舡同行倭有貢表
方物即今回船帶歸次年給賞不但無費財之慮毋

貢市一事于中國有利無損但不當急而後討之

船還量徵稅金以資海上軍餉又一利也惟有此一
策也既順夷情又免海患行之若久永保安靜不猶
愈於徵兵費餉處處防禦之勞無已時乎以此往諭
倭奴彼或不從則遴左徵兵運餉我之內備如故靜
以待之俟其來犯一大創之原無相妨也除此三策
之外恐良平莫知為謀矣臣為 國効忠一得之愚
如此伏望 皇上細覽臣此三策如以為可行將

御批特下兵部議行庶東方之事方有結局不致臨期錯亂致誤軍國大事矣

請止搭賣官鹽揭　鹽法

今日發下金吾左衛副千戸尹英等一本為瀚濯丹衷捐軀報　國少助大工以盡鄙忠事內稱揚州沉匿沒官鹽引請逐季挨次副搭變賣一年可得銀六萬兩進獻臣等竊惟我　朝鹽法專備九邊軍餉而設國計所關莫此為重　累朝之講畫諸臣之條議取盡錙銖已無遺策矣大約欲其上不至於虧國下

不至於病商則其法可以久行而不廢一經變動必

此一語足以究變法求益之弊足以杜奸商詭詞擾利之爭矣

致商賈不來國課減額矣蓋商人先納粮草於邊然後許其給引賣鹽後以積鹽過多掣單有限故鹽日堆積而商人利日微加以餘鹽新增以致正課益壅鹽法之弊今日爲甚設若官鹽引事可以副搭則巡鹽御史久宜舉行不待今日尹英之請矣奸商惟圖目前自利故求越次搭單徇其所言雖得小利恐壞大法大抵鹽之委曲非頃刻能盡所談商之謀利則百計必求巧中今持一面之詞臣等豈敢遽謂可行

所以前票擬下戶部看議，若果可行，在該部必能仰
體　聖心，以裕　國用，儻事體有礙，亦望曲諒俯俞，
庶幾成法不至於廢壞，邊計不至於虧損，此事關係
甚大，伏望　皇上俯從，仍照前票，或竟賜停寢不行，
臣等幸甚，

回奏　御扎揭　皇店採礦

臣等所爲汲汲効忠者，惟　皇店採礦二事，昨所進
言，雖未能即停止也，但　皇店採礦據一歲所進，爲
數不多。而官民賠敗之繁，有什伯於此者，加以原奏

棍徒。假公濟私。侵漁　國課。剝削民膏。　朝廷但見其進解之來。而不見其貽害之大。故臣等之意。以爲採礦暫責成於撫按。店課暫責成於鈔關。即據見今已徵在官者。盡行解進。不許短少分毫。或更有餘羨亦未可知。以後槩行罷停。而民間免騷擾剝削之苦。則頌聲滿道。皆欣喜愛戴　皇恩於無窮矣。其視今日愁苦怨嗟。相去豈不懸絕乎。若以差官可信撫按部臣不可信。則國家財賦千萬。皆託地方有司徵解耳目衆多。法度嚴密。誰敢爲欺。其與無籍貪利之徒。

漫無統紀欺罔侵隱者又豈不大相懸絕乎此二事臣等日夜思維籌之至熟故不厭冒瀆切切爲 皇上言之更望特發明旨將差去採礦收店內外諸臣盡取回京責令該部奉行嚴 勅專責撫按部臣管領其事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張安茂子美　參閱

沈太史文鈔

書

復黃內翰白夫書　修志　沈懋孝著

承手翰下詢志事以鄙見商之吾郡中事大當詳者一曰胡督撫之戰功始大捷于王涇皂林繼解桐鄉

圍。又受徐酋降事于平湖而旋即殲之。此百世功不可磨滅者。鹿門之文尚不甚詳。然而鹿門此時在事。知其詳也。二曰劉太守保捍府城與區畫各縣守禦之備。此公古之誠毅人也。慮患之精。得民之深。近來無與伍。其抗趙文華而得自展布于兵革倥傯之際。非杰才孰能之。三曰劉兵道勇畧擔負。弓矢刀戟皆有絕藝。荊川往往遜之。在平湖臨敵。率士環甲先登。乃僕所知見。一時督撫筴于上。太守撫循于中。兵道披執于外。皆吾土之長城也。痛定思痛。此等人何處

此事決難非徒難其骨力更難于展布

待來。四曰胡趙二督撫相繼議處海上兵餉。詘月出洋之備。甚有規畫。五曰海上築立塘工。六曰鹽筴田蕩。在民籍之外。其課人以佐大帑。其巡徼與海上之寇。太湖之盜。往往相關。此數事述往待來。有裨民社。想高明已自洼神。

再復黃內翰白夫書　鹽筴

承手教詢及鹽筴之端委。大約初制甚善。屢易法則弊竇日滋。而國無賴焉。往事更僕未可數也。在隆慶初。廷議選擇二三大臣。載璽書。顓理鹽屯。居歲餘一

籌莫展並乞疾以去已而詢之其人皆言鹽筴列在
歲入正額無能別法爲之轉移故輸粟各邊議減引
價及以丁蕩銀兩聽各場收買餘鹽之論雖經條剌
題議付之紙上物皆云無可施行者然亦其人無素
籌于胸中取决司道一時之申議司道官如方升之
勞昔常在人先功名常在人後則人孰肯任勞而
日利于竟登霄漢不耐以此身任事而叢論議者之
狀銳
口即二三大臣無如之何第以惜民仍舊之說傅一
指出病源
老成持重名即如比年京東之營田徐濟之膠河皆
此套也若使如管敬仲究財之意別有所將以爲之

代而得計倪劉晏者任之通融消息初制必有可復

夫鹽猶之泉也當使如泉四布流溢上下用以裕國國愈富用以足民民財愈多如此大海乃不能宣通其利而設厲禁于民生食用之物此不爲敬仲笑乎又何拙也文學之論大夫之言各有所偏所以相佐愚以爲可兩用而兩無妨也其在吾郡原有轉運分司專管嘉興 路又批驗商引及鹽捕等項郡邑皆有專官其田蕩歲課冊籍胥吏具在可覆也第自清丈來中有二端一則奸欺大姓指田爲蕩利于高阜而

隱脫其膏腴之壤。二則官司偏執。又丈蕩作田喜于
清查溢額以稱一日能察之譽故鹽平二縣。多有田
（此亦不能免）
蕩混淆之弊。小竈因而失業。舊冊因爲奬藪者甚衆。
然此又其小者耳。乃自條鞭來。議將船鹽等銀。加于
田上。以便巡鹽使者。易了事。無苛求此亦有司之自
爲筭耳。而捕鹽之禁。因以大弛者幾二十年。大戶不
巡徼。弓壯等皆有月例。無敢誰何。奸狠鹽豪。糾結鄰
與寅昏無忌。東起上海。南至太倉。中通震澤諸湖支
河千百道。往來若飛。每一艘販。舟動以百。人動以

于。積而討之。舟動以數千。人動以數萬。往往聚諸不逞猾夷利器鹽出盜歸。甚且通于各沙。入于各島與（今亦未嘗凡有此等事此議切於通泰而未必切于江南也）海上之兵寇相表裏。天下常如此則可。設使一日有事。如勝國時。張方諸寇。可勝道哉。故各郡之大夥盜羣。大抵皆藏身鹽豪之間、湖海之濱、若巡鹽使者、稍爲銷彌抑制之。此百世之慮矣。今者志事、萬一難以發凡起例。或于物產中。徐及鹽筴之強梗。蠶絲之織造。如太史貨殖、當必有補于地方。管見太倉志略有織毋傳、言蚕事也。不審尊裁、謂之何、

答鹽運諸公論餘鹽　　餘鹽

國初之法盡收鹽筴以佐邊儲故邊商之官引鹽謂之官鹽其引外之鹽官常出金收小灶所餘者貯之各場以待商之至謂之餘鹽猶之乎官鹽也如此則小灶之鹽皆官自籠之此外無別鹽矣其有盜賣者乃謂之私鹽此法所宜禁也自後官無現價以收餘鹽小灶之鹽常壅而無所泄官又不許私賣則民間用鹽價日高於是乎私販之豪多艘結黨明操利器與官司捕役抗以爭一旦之命赴眉睫之利亦危

之甚矣三十年來鹽船之銀編在條編小民之田代爲出銀文法甚寬鹽禁亦弛巡鹽使者可不十月而歷一郡故弓丁捕手與鹽捕衙胥屬不相儆捕皆明與鹽豪渾爲一局各塲之鹽因見私鹽可以大行無忌寧通同冒禁以邀數倍之利則今日者滿地皆私鹽也皆徙將之餘鹽也人知其禁之甚寬如此何從而取之詰之哉於是北來之商守候支鹽常若正鹽不敷烏得有塲上之積鹽商人掣鹽滿船之後所在行鹽則官鹽難賣私鹽反易售又若於正鹽壅塞焉

得有民間之餘鹽浙中十五萬正鹽之引常守支三四年前後不得了手彼鹽商者何從別出餘鹽銀兩以佐公家之急也今者中人將命如庖羨者先啜餘瀝安從得有鉅萬以應上之求乎此事關涉至大宜慷慨力爭一則別無餘鹽必須加派困擾商灶年例若定賠害無了時二則慮宵人再為別說有增無減三者商困則輟業灶困則流遺將來十五萬正引必致虧缺又何以應邊儲之緩急哉理財頭緒紛拏則任事者動多掣肘此例另必不可行也若以易簡之道論之小灶之鹽官取其三以克正引之額官買其三以

克引外之添。其四分者任民自買自賣特寬厲禁則餘鹽皆有所洩。私鹽不禁而自消。私鹽消而官鹽正餘之引。皆得隨來而隨應。其便於商也彌甚。則彼之上納邊儲者。將日以益多。民間食用之鹽。又得蕩然通行。合古不私其利之義。此亦百世之便也。鑄海始於管敬仲。而敬仲之書。注意在宛財夫宛財豈特有裨鹽政。卽大司農持籌上計。何以加此。

序

送戚將軍序

將帥

今天下臨事論將扼腕嘆乏人而世果乏人乎武科登進世冑推擇即不足盡得士然天下豪傑豁此兩途者尚駢肩纍足歷歲年而不得効一日之用又況草澤屠釣間無因得至前者乎故論將者平時既束於格例及有事也乃欲收跅弛非常之才於緩急倉（此爲通弊）皇時而輕舉之而姑試之此又不可幾之數矣自非廣開招賢之路越恒調而博求之其何異才之可得乎戚將軍者當嘉靖季年其父兄提兵與倭戰數得勝將軍以父兄勞勛起家竟以尺一不入司馬門報

罷而営事者姑辟治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練兵有法式頗嚴肅其麾下士亡有脆疲不任戰鬭者境内有事常倚辦將軍慷慨談夷情一一中窾會故一時帥府莫不才將軍也者竟格於例不得寵大用徒以其餘勇發之乎杯酒談論日與其徒較習諸技尤精於射穿楊貫蝨舞蹈騰揚以此爲樂而已余數從戚將軍遊知其才武可以建鉞登壇余力不足推轂伏戚大即言之諸貴人前人亦拘論格例不信也在漢李將軍者當建武世不得封侯千古之下有餘憤將軍善

將軍生今日萬戶侯何足道哉

射敢戰類李將軍。持重深謀又過之。弱冠受事。常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惜乎無從一寃所設施。世人嘆息李將軍。猶在隔世。乃當將軍之世。竟失之。又何以云今天下之名將也。將軍聞余言遜謝曰。不佞敢有非常之覬。獨念今閫外事。操士寬。操將急。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驕之兵馭以失權之將殆以昔之將虜敵而今之將虜士以虜士心當虜敵之會又殆已以格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青萍干將。無以爲也。余太息其言。會東城人士。屬辭於余。故論及

今日將才如是。而世終無知之者。爲可太息云耳。他日方閙多故天必不虛生若人吾知其必有遇也已

文亦有風致

議

練兵始議　　練兵

穆皇帝始載。有石州之事。時華亭徐公階。在講帷前。得邊聲甚棘。卒大司馬面奏云。山西石州。爲虜所攻陷。臣其等不敢蔽欺。　上爲惻然。降旨憂邊計長便。於是總群議。而挈其要曰。擇將練兵。練兵當先備京師後鑰。於是始議練薊鎮之兵。時少司馬譚君綸。副

總戎戚繼光。屢殲閩中倭寇。有功名。於是召譚爲大司馬。召戚至京師。將授以練兵方略。使鎮北陲。初兩君合議。當練浙中義烏諸兵。頗精勁。以此入關所向克捷。及兩君既至。當事者問便計。則主練浙兵。當北虜。（此亦非萬全必勝之策）一時士大夫頗難之。謂捨現兵。再添餉。非便計也。戚將軍曰。廉頗思用趙人。此我二人經劫之方。不可易也。議久不決。會華亭公引疾歸。起新鄭高公拱代相。高徐素不相能。遂寢其議。雖用戚將軍於薊鎮。使練浙兵。然大非其初指也。是歲適俺酋戀其犢。受款

蝢額貢市之議用而戰伐之謀絀口無論者矣邊無牧馬寧成且三十餘年虜日飽我日削虜伺我月狎我備虜日疎備練兵一議亦撤土苞桑之遠筭乎余嘗與戚將軍游備聞其說將軍之議曰國家與虜爲隣旦夕烽烟可通甘泉庚戌之虜門剛闖刈幢焉今諸邊凡謂宿重兵二百三十年來尺籍幾銷盡矣每使者行邊核尺籍借馬懸羊具數乃止太平耗矣莫敢詰焉士卒之勢強於偏裨主帥流易不常掛空名其上核實計餉往往側目暆毛以起邊長數千里兵

馬不能滿張謂之擺邊守垣士備人數耳所得餉常（可爲太息）
不及時。又半入私橐。籤截出刺截入。要以上下相蒙（此邊戎使備）
積習故套則謂之諳曉邊事矣間有武弁。分餉養家
兵者。僅以護其身。備一旦緩急。然九塞之將二百年
來亦無復對壘堂堂一戰者若及今鼓弦改調。必在
（本須有次第）
先練新兵新兵之威立將可自固以行其令乃可簡
汰舊兵核其名實兵得實用餉亦是如故繼光之意
略。如其新書所云。日月招揀。選必北少甚精須先有
此北勇力出衆之人乃可教練以方略節以器之用

配其人之能必精必熟萃鋒鋭士唯我指臂使無不一當百百當萬此所以能有成功若因仍舊伍循習宿鎮即韓白無能見奇矣夫戰以鬬勇也以次氣也士勇技精慣捷則氣倍何神之有哉余聞而嘆嘉之因謂戚將軍曰方今中國氣盛二三有司藉廟社之靈支撑度歲月亦或以無咎萬一他時大更邊鎮如公所規募者自一石畫也然兵無擇地土着可久浙兵之議倘出一時權宜以公雄畧隨地成軍市人可戰何必專用浙人哉時余友王子叔杲為職方郎甚

重戚將軍。思調停其事。兼練南北兵。未幾王子以議不協竟去。余爲記其始議如此。萬一異日者。有裁擇焉。

練兵議　練兵

公移示暨婁三年上

今天下忠謀智計士。慷慨譚議曰。國之大事在備虜。備虜之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而備莫急於練兵。人人能言之矣。自嘉靖庚戌。虜犯畿甸。二十年間。上所以變政易令。下所以陳力紓猷。既殫九州之賦。人以供邊矣。而兵終不可精。其故安在。患在議論紛綸。

人自爲見，即有必然之畫，無從而信也，請試言其畧，今夫平沙曠野，飈發湍逝，介數萬衆，馳突無前，此非虜中長技。士大夫所習見乎。乘塞守陣，數丈一兵，數里一堠，虜攻丈隙，即數千里之守盡爲無用，此非罷邊習態，又士大夫所熟諳者乎。當此時也。非痛革積衰之習，作新戰士之氣，則兵不可練，雖練不成，即今秋防甫畢，春防繼之，其間無須臾之隙，以治部伍擊刺之具，故其勢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外，而司計者

將有其人，耽求之尺籍之內可也，求之尺籍之外可也

聞之必將曰，每歲國課，不滿四百萬，餉邊者三百餘

萬、即開納鍰贖補湊且不給、柰何復以養兵爲、則持兩論者、其勢又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內、今日邊境之患非獨無將亦無兵、非獨無兵亦無財、非獨不練兵、即練不能効、何者、練兵之効、難以逆知。養兵之費、已無策可處、固不若因仍舊套、抽數枝之現卒、耀訓武之先聲、財不加益、兵無後患、外以告人曰、此足揚天威、而戒不虞也、嘗觀宋事、大類今日、開寶開邊費止三十七萬、自慶曆西師後、漸增至二百餘萬、仁宗全盛特。養兵耗費濫觴如此。其後罷籍一汰其半。尺

伍漸耗勢不得不變爲保甲諸邊之兵遂削弱不可舉今天下控扼關險威令振肅雖非宋比而養兵無益之費已大類仁宗全盛之時又數十年將無爲筭矣惜慶曆之良時彌靖康之隱患不曠然振發與諸邊更始安能定必然之畫哉今日練兵之策有三一曰定廟謨以通內外之情二曰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三曰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

主上神武志在安攘召一二文武大吏練兵薊鎮任其從長計處可謂通內外之情矣而內外猶若未同臣敢妄論曰練兵

之規模未定也。如前所謂備虜上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必平時訓練。乃可決戰。必於春秋擺邊外。自爲一軍。三年而問其成功。少者又不足用。必具數萬之師。然後可。不然不效。竊意　主上必當召股肱大臣指掌深謀。如前之策。似不可已。即一歲百萬費在轉移節惜。天下之大亦何難處。不然者一旦緩急。不知各鎮之標兵京師之營兵可得恃乎否也。故具本末。洞利弊。知緩急。識轉移。君臣一軸。將相一符。兵糧一徃一校。議一機。了然無疑。斷而行之。此所謂廟謨之

此戒大將之所喫也

當早定者也規模定矣然後議節財議人古之賢主如漢文帝唐太宗躬自節損屏除嗜玩履儉德先天下豈好匹夫之節哉凡以養兵振旅彌卒然不測之患也即位以來內府之金亦以充溢大異先朝自今宜爲之籍使計臣知之曰吾以此供邊必期十年之積建萬世之安邊境之事唯上所欲爲將無不可何者唯財可以奔走而生死之也不然有節財之名無供邊之實尺寸惜之尋丈耗之緩急將安恃乎至於邊餉三百餘萬尤宜嚴覈而深稽之苟其老弱不堪

萬曆年間宜進此策

也制府大臣當一切汰之無疑彼既老且弱又安能囂然生變也若夫將領漁尅之奸勢要役占之弊各將官標兵私兵之費送迎遺賂之習積漸糜費成一常套清之節之歲歲積之涓涓可以成江河矣其衛所輪番怯弱不堪之兵宜遣回原衛收其班貢以待強壯之用如是則三百萬之費必有數十萬可省其[illegible]矣之他如括天下無礙庫金清理驛遞稽查鍰贖以今現行事例並宜一一貯之以待邊事所謂明儉德以備緩急之費者此也昔者漢武帝當冒頓強大漢事積

衰之後毅然作而新之。注目指顧。無非將材。奴隸可將。因降可將。矧今天下無人哉。宜破格不次。懸明詔以待天下之智勇。示以上意所在。九九以上皆得自効。合天下之勇力。以選其鋒。合天下之智計。以佐其籌。采實不采名。在精不在多。行伍之間。儻得殊勇絕技者數千人焉。幃幄之前。儻得深謀練達者數百人焉。九軍之衆。自可鼓舞而前矣。至於將官臨敵。例不敢以尺五戰。必以募兵丁壯衛而先之。曰令甲所不許。令勅以旗牌。曰不用命者罪。曰必以軍法從事。至

於兩軍交戰。乃獨不許其損一卒哉。宜明析律意。以示諸將。使虜入吾地。必以兵戰。逗遛避餙。習故態者必無赦。則行伍之士。亦知勢之必至於戰。而將之威令可行矣。所謂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者此也。蓋自景順以來。邊徼之事。大都以調停補綴。無開邊隙而止耳。百五十年間。未嘗有成師一戰者。虜之玩我狃我之兵將已不戰久矣我。知其無大舉久矣。有如一旦出虜不意。如雷霆之威。從天而下。必撓何疑焉。至於招揀教練。則一將之議耳。國議廟議。先其大者。故敬言茲畧如此云。

終